

大學「台灣文學」教育生態考察

◎ 鄭邦鎮

一、文學教育的生態、病態與變態

在《台灣文學年鑑》裡首次專文討論「台灣文學的教育生態」，值得先釐清「台灣文學」的範疇和認知，並認清傳統的「中國文學系」長期壟斷台灣的「本國文學教育」空間造成的「病態」或「變態」。

在此先舉一段舊事，以便對照觀察「生態」、「病態」與「變態」。1992年10月20日晚上，旅日台灣文學學者張良澤教授，在被迫流亡日本14年後，第一次返台，應邀到靜宜大學中文系演講時，學校當局因緊張而宣布「戒嚴」的種種狀況，當時媒體有顯著報導；筆者也在1993年8月20日作〈張良澤走後的靜宜中文系〉一文，刊於《民眾日報》備忘。

舊事重提，強調那不是一群學術見解或意識形態不同的內行人在爭辯；而是一群不相干的外行人在大學校園干擾學術。爭辯是學術的，「生態」的；干擾則是政治的，威權的，對學術來說，算是「病態」或「變態」。在台灣，哪個大學校園演講「中國文學」，會像這樣艱苦？在世界，哪個國家像台灣，在自己的土地上演講「本土文學」，會遭到這樣的唐突？這就是空間的壟斷和生存的病態壓迫。其實，那些年筆者常把全國的中文系比喻為

「擔擔麵」，通常風味都差不多，也都一樣加個「貢丸」，靜宜則另外多加一個「滷蛋」（「台灣文學」）做號召，當時也只是稍用「台灣文學」做特色，以拯救靜宜的「中國文學系」的新生報到率而已。沒想到受到威權遺毒的壓迫到了如此的地步。

二、從台灣文學年鑑，看台灣文學教育

接著應該進一步觀察今年一個引起思辨的問題，就是到底《台灣文學年鑑》的內涵，是「『台灣的』文學年鑑」，還是「『台灣文學』的年鑑」。甚至有人進一步指出：1996～1999由《文訊》策劃的是「台灣的文學年鑑」；其後2001～2003由靜宜大學中文系策劃的，則成了「台灣文學的年鑑」。言下之意，似乎有昔是今非的質疑。其實這牽涉到範疇的問題，範疇若未釐清，其他的爭議可能無法節制，所謂「台灣文學」教育的生態，也就難於描述了。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原本清楚的概念，並無混淆的必要和餘地。不過這的確是一個引起理性思辨與積極思考的好問題。當初如果台灣的諸多「中國文學系所」素來接納或支撐「台灣文學」，則「台灣文學系所」也就不會從概念上產生且在事實上成立。同時，如果「台灣」是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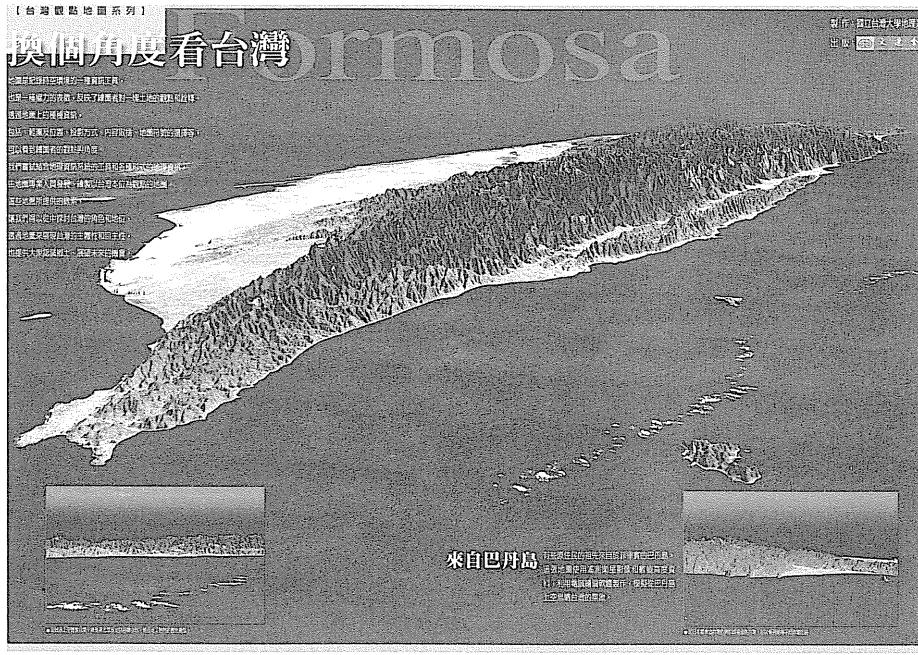


圖 30 台灣地圖——換個角度看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提供）

華民國」、「中國」或「華文世界」，那就不需要叫做「台灣文學」，也不必在「中國文學系」之外，另成立「台灣文學系」了。「國家台灣文學館」（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的漢文名目和英文譯名原已一語道破，根本無需故作猶豫。

換言之，如果要談「在台灣的」年度「文學界」大事，那就應該編成好幾種的「年鑑」，而不宜集合多種文學年鑑，卻統稱之為「台灣文學年鑑」。後者的真

正意思，當然是指「台灣文學」的「年鑑」；如果以前曾用以指涉「台灣的」年度「文學」紀要，那只是「以前」的思維；後來的釐清修正才是必要且合理的。

三、開發「台灣文學」的新領域

2002年11月《文訊》205期推出的「本期專題」是「開發台灣文學新領域」，編者特別提到：「台灣文學已經是一個獨立學科，而且日漸成為『顯學』。」

國內大學的研究生在這個領域的耕耘，已經從量變到質變，值得注意。」

這個專題包含了三個部分，一是近年來（1960～2000，1999～2002）兩種「台灣文學」的博碩士論文題目目錄；二是透過這些目錄，邀請高雄師大李若鶯、成功大學吳達芸、成功大學施懿琳、佛光人文社會學院馬森、中興大學陳器文、彰化師範大學陳啓佑、政治大學張雙英、逢甲大學張瑞芬、台灣師範大學張素貞、台灣師範大學楊昌年、靜宜大學趙天儀等11位教授針對「台灣文學研究如何再展開」，提供高見；三是另加陳芳明教授的一篇〈台灣文學研究的新地平線〉，做為整體的領頭開講。

在這次的專題論述中，由於是各自書面表述，而不是聚首一堂有互動影響的現場座談，所以更能觀察各家對「台灣文學」這個核心議題的個別觀點。然而其中只有楊昌年教授一人的意見顯得特別，全文多用「本國」「我國」「本土」「鄉土」，而未見「台灣文學」一詞；楊教授在文中所提到的人名、書名、篇名，尙多《文心雕龍》、〈典論論文〉、《儒林外史》、《金瓶梅》、「隨園」、徐志摩、俞平伯、卞之琳、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傑克倫敦、海明威等，算是比較「突出」，不論是針對前述「博碩士論文題目目錄」，或是相應於討論的主題

「台灣文學」，似乎都是比較接近「『在台灣的』『各國文學』研究」。

面對這麼明確的議題，卻發出這樣「僅見」的說法，可見楊教授對「台灣文學」的態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楊教授的聲音其實是復古而微弱的，時空更令人稍覺錯亂。筆者認為不管討論「台灣文學的教育生態」或「台灣文學年鑑」，都不必再受諸如此類的影響而左顧右盼了。

四、照見台灣文學的歷史處境

胡萬川教授在談到台灣的民間文學研究狀況時，曾說了一段含蓄而令人扼腕的話。他說：

民間文學其實遠不止是「文學」，更關涉到語言、民俗、文化甚且政治等多種層面，因此，不僅在田野調查方面的採訪、記錄、整理等是很「實際」的一種作業，有時候，有些地方，連可以不可以調查、為什麼要調查、該由誰來調查，都會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在學術自由的國度，民間文學調查可以很學術，在不自由的國度，一牽涉到所謂的「調查」，不論是否只是「民間文學」，都可以很政治。這就是民間文學的現實。……要進入真的民間文學調查與研究還需有其他的機緣，這個機緣和政治解嚴有關。在

解嚴之前，任何個人想要推動或從事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工作，特別是這種有關語言、文化的調查，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只有在政治解嚴之後，對自己鄉土的關懷，才變得可以自然而然，為文化傳承而做的工作，才終於是可以在坦蕩蕩，這就是現實。……「民間文學」這個「學科」，在本地的學術圈中，一直未見真正的發展，或者甚且可以說，從未好好的被認知，所以理論上多所欠缺，實在不足為怪。……（2004.1，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自序，清華大學出版。）

台灣的國文系、中文系，除了遵照戰後由國民黨接收而實施再殖民統治（美其名為光復台灣）時特殊政治規格的制約之外，再加上由228事件、大陸淪陷，到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與威權體制教育的禁錮及其寒蟬作用之後，已完全屈服甚至附會於獨裁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本土的一切及文學與土地的倫理，幾乎全然冷漠無情，而成了台灣的民主、政治、社會、教育、學術等等改革運動的缺席者；甚至1987政治解嚴之後，傳統的中文系、中文人，大多仍舊心中自備戒嚴時期的「警總」，而尚未解嚴。前引胡萬川教授的意思，我認為應由這樣的角度，才能清晰地理解。

其實不僅有志於台灣本土的學者，

有此感受，即使普通的學生，在最初最淺最少的接觸到相關議題時的反應，亦值得留意其間的消息。

舉例來說，東海大學中文系有一位半工半讀的女學生陳一如，在剛選修「台灣文學紀事編年」課程而接觸到每日蒐集報刊文學資訊的訓練時表示：

自小愛看報紙副刊，而不知「台灣文學」也在其中。過去以為有此慵懶浮淺不登大雅之堂的「惡習」，真堪自慚，如今心眼不同，腐朽轉為神奇，今後則可以不必為了「愛看副刊」而自卑了。

再如已踏入社會從事水電業多年而半工半讀的中興大學進修部中文系的學生劉德權，因修習「當代台灣文壇議題」而首度接觸到《台灣文學年鑑》。修完課程之後，寫信給協同授課的嚴小寶老師，說出如下的心得：

佛家講願力真是如此奧妙。當大一經過鄭邦鎮老師的教室時，就立誓將來一定要修這門課，到了大四竟跟著感覺走，而意外地終能跨越各種困難，就這樣修到了「當代台灣文壇議題」這門課，且幸運接觸到台灣文學年鑑基礎資料的蒐集。當我把2001及2002年的《台灣文學年鑑》一路閱讀下來，得到很多訊息與啟發；而且經由蒐集的過程，讓我了解當代台灣文壇的動向，知道

哪些人寫詩，哪些人寫散文或小說。

這種文學特殊的學習之路，使人驚訝！原來台灣有「文學年鑑」這種書類，而且自己又是參與的一員！我把這種感受告訴在明道中學教國文的高中好友夫婦，他們倆都是國文教師，卻不知有《台灣文學年鑑》，我一一地訴說年鑑的做法，使得他們興奮不已。

在夜深人靜時，我常思考何以「文學年鑑」這麼重要的書，一般中學或小學老師很少聽過。這或許是年鑑推廣上應更用心思考的地方。鄭邦鎮老師就算多麼忙一樣堅持在中興開課，他要讓台灣文學種子散播出去，而不管體力、時間的壓力多麼大。就是這種精神讓我有使命感去做年鑑的基礎資料蒐集。尤其感謝老師您，在百忙中也應允前來共同協同教學，教導我們年鑑資料的分類法與實際的做法。參與了《2003台灣文學年鑑》，讓我在这一年深覺終於能對我的母親——台灣——付出一點點的貢獻。這種感覺，既真實，又踏實。

台灣文學的相關課程或教學取材，本應是台灣各級學校「國文」或語文及文學課程的基本課題，但是通常「國文老師」的確不知道有《台灣文學年鑑》的存在；

台灣的文學年鑑編輯相關工作，應是一般中文系應有的田野研究的課程，並無「特殊」之處可言。然而，真實的狀況卻還是停留在讓「遇到」的人「驚訝」的地步，豈不可歎？由此可見傳統國文學界的訓練和專業中，果然對台灣本土應有的關切，確實不足，甚至有所偏離。

五、台灣文學終須與土地連結

在台灣不但60年來的「中國文學系」不太珍惜或認知「台灣文學」，也看不清自己的「中國成分」的真實定位。在美國的台灣研究或台灣文學研究，通常仍在邊緣、附屬的位置；在日本，2003年早稻田大學以成立第一個獨立的而非尋常所見附屬於「中國研究」之下的「台灣文化研究所」，而受到矚目，已算是難得的空谷跫音；至於在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反而少見以「台灣的」「文學」替代「台灣文學」的現象，只不過他們也未嘗以「主體性」來看待台灣文學，可以說是另一種的病態。如此看來，台灣文學除了保持與台灣土地的自然連結之外，完全不必也不能再在乎各種的質疑和問難了。

考察各大學的「台灣文學」教育生態時，固應站穩前述的立場；而在實地考察時，發現台灣各大學的態度基本上也不外如此，各校幾乎都從自己當下的條件出

發，在解嚴鬆綁後的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學自主的體認之下，各自踏出各自的腳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至於主客觀的評價高低，就留待將來去判定了。

六、台灣文學的社會與教育生態

大學是社會全體的一環，在21世紀台灣迎向公民社會、知識經濟與國民文學的時代條件下，綜觀「台灣文學」的社會生態，覺得她的確正在以合乎土地倫理的生態法則復甦，不自限、無畏懼地萌生滋長著，這在下列的項目中，皆可看出：

- 一、台灣各民族及族群文學平台的建立；
- 二、縣市文化局(中心)縣籍作家作品集的出版；
- 三、個別作家全集的出版；
- 四、作家紀念館的成立；
- 五、文學獎的設置；
- 六、讀書會的興起；
- 七、中、小學相關語文教材的檢討；
- 八、台灣文學研討會的舉行；
- 九、文學網路的盛行與變遷；
- 十、文學讀本的編輯與出版界的投入；
- 十一、「國家台灣文學館」的誕生；
- 十二、《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與出版；
- 十三、國家考試「國文科」評量內容的革新；

十四、大學「台灣文學」教育生態的新頁：

其中第十四項——大學「台灣文學」教育生態的新頁，應值得分年並分成下列幾個面向，做成專題的考察：

1. 台灣語文文化相關系所的設立（此面向《2002台灣文學年鑑》已有專論）；
2. 師資與課程的質量變化；
3. 中小學「國文」師資培育管道的更替與內涵的調整；
4. 課群的設計；
5. 中文系的反省、因應與重新規劃；
6. 研究制度的建立（學位論文、專題研討會、研習認證、駐校作家、研究中心）；
7. 大學的社區意識及其與所在地文學資源的結合。

本次配合2003年度內較具體顯著的特徵，先對第2、3兩點，加以考察。

七、大學台灣文學教育十年回顧

要談論2003年的台灣文學教育生態，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大約10年前的數據，作為對照，以便觀察成長的軌跡和樣貌。

關於大學「台灣文學」的相關課程與師資，在1995年以前，由於風氣未開，

實例不多，缺乏較周延的紀錄；加上為了推動「台灣文學」課程時，往往因為在高中以前台灣文史基礎訓練不足，必須追加配套的諸如歷史、文化、語言、傳播等課程，所以較純粹的「台灣文學」課程，當然還難以責備求全。

如今可見到的相關記載，不是教育部的，而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1995年7月所印行的《文化通訊》第24期第二版，主題為「台灣文學可以單獨設系嗎？」所披露的「目前各大學『中文系』開設的台灣文化相關課程知多少」。這項資料，也可以襯映出當時的教育部對待「台灣文學」的態度。——關於這點，《2002台灣文學年鑑》已有〈回首台灣文學系的來時路〉一文，可以參考。——文建會的《文化通訊》當然站在「文化建設」的角度來報導，卻正好彌補了當時教育部對此的缺空。

如以每門課每開授一個班次，算做一個「基點」做為計量的單位，並根據《文化通訊》第24期的報導，加以考察，可以見出三項特點：

一、當時的學術生態和文化觀察，似乎覺得台灣文學的開授主體與寄託對象，主要是中文系（國文系）。所以自1987年以來林瑞明教授在成大歷史系最先而連年開授的「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內容實多台灣）」、「台灣近現代文學史」等，

未見收錄在內。

二、當時全台有開授台灣文學相關課程的學校，共有台大、台師大、東吳、淡大、文大、輔大、中山、中央、東海、逢甲、靜宜等11校；全台所開授的「基點」，為數共計55；其中只有台大完全不開在中文系；其他10校則散在中文系、中研所、通識、國文等開課空間；靜宜一校，則完全開在中文系；

三、以「中文系」或「國文系」開授與台灣文學有關的課程而言，由上引資料加以統計，則靜宜以外各校的總和為15基點，尚不及靜宜中文系33基點的一半。

上引《文化通訊》專題採訪報導的記者連文萍在結論時指出：

由於以往過於忽視本土文化的結果，難以避免的在今日這個開放的時代中，造成某些所謂「偏頗」的現象，或是有各種口徑的聲浪在「眾聲喧嘩」，事出必然有因，我們所要做的，並不是設法「消除雜音」，反而是必須容納多方，尋求更客觀且理性的解決之道，……我們面對要不要在各大學中單獨成立「台灣文學系」？或是以什麼名稱來定位？抑或是重新調整中國文學系的體質，來適應環境及時空的變遷？等等棘手的問題時，應該先具有的包容與智慧，而由本文所述各大學中文系所的課程安排中，可以看到

學界正在調整步伐，努力走出方向，但願大家揮別以往輕視本土文化的偏執，一起相攜相行。

以上是1995年「台灣文學」在台灣各「中文系」的存在樣態，做為2003年的回顧和比較，應有較顯著的參考作用。

八、2003年大學台灣文學的課程與師資

至於2003年各大學「台灣文學」的全部相關課程與生態，名錄資料已見於本《年鑑》頁363～374，今由該項資料加以分析統計，觀察出如下幾個特質：

- 一、資料來自教育部，較諸1995年之來自文建會《文化通訊》，顯然已回歸高等教育的「正途」；
- 二、各大學的「國文」課程，不論名稱或內涵，皆已漸見轉型，「國文」的版圖，則相對退縮中；
- 三、開課的「基點」數量快速增加，比起前述1995年文建會《文化通訊》的記載，「基點」比是621：55，開課量成長了11.3倍；
- 四、除了少數課名仍兼有「中國」、「兒童」、「國文」，及可能有的因課程名稱僅為「國文」致未列入於此，但實際授課內容可能為「台灣文學」等情形不一的參差誤差之外，10年

以來，開授的課程名稱，顯著轉趨活潑多樣；

- 五、「台灣文學」領域內的各種課程，漸見開發，已不會被周邊的相關課程掩蓋。此點亦可推論，大學上游的中學，其認識台灣的相關課程與教材，應已與大學台灣文學教育生態，產生連結互動效應；
- 六、所有開授課程名稱中，具有「台灣文學」概念的課，都以「正名」出現，不再有混淆視聽的課名；
- 七、開課的系所，除了國文系、中文系之外，已加入漢學所、文資系、台文系、歷史系、文學所、哲學系、合開、通識、共同科、國文科、人文類、科技類；甚至日文系、東語系、英文系、法文系、俄語系、外語系、比較所、輔導系、物理系、資傳系、數教系、音教系、社教系、初教系、生應系、廣電系、特教系、語教系、應語系、幼教系、兒文所、教育系、美教系、體育系、家教所、民文所、鄉文所等，亦頗多見；尤其已經影響到教育學程、國小師資班、師資培育規範等的實質內涵；
- 八、開授「台灣文學」相關課程的學校，增至53校；並且全面包括三所師大（台師大、高師大、彰師

大），以及九所師院（其中嘉師、東師已併入嘉大、台東大）；
九、全台各師大、師院的語教系，以及若干大學的中文系或外文系，所開的「兒童文學」相關課程，共約佔100個基點數，約佔總量的16%，

在量的方面來說，不容忽視；
十、靜宜大學以開授課程達72基點，繼續居於全國各大學之冠。

九、2003各大學台灣文學課程「基點」

茲根據本《2003台灣文學年鑑》第363~374頁之名錄，進一步將2003年度開課達10個基點以上之校院，製成一覽表（如左）。

十、台灣文學與「國語文教師」的培育

自2003年起，「台灣文學」教育生態上的另一項值得觀察的重大變化是，中小學的「語文」、「國文」教師的培育，從此不再是「國文系」「中文系」「語教系」分級獨家包辦的專利了。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台文系」等的成立以及基層教育內容的轉趨本土化，以致就業市場的供需條件，面臨了重組的局面。

茲舉靜宜大學為例，剛於2003年修訂通過實施的「教育學程」中，培訓「國語文」教師的「核心課程」（共同必修）就有：台灣語言概論；而其「專業課程」（含必修、選修）就有：台灣文化概論、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導論、台灣史、台

校名	開課基點數	備註
靜宜大學	72	
東海大學	47	
東華大學	44	
成功大學	43	
東吳大學	27	
花蓮師院	27	
真理大學	27	
嘉義大學	26	
清華大學	23	
高雄師大	19	
中興大學	18	
文化大學	17	
台灣師大	17	
中央大學	16	
中正大學	14	
台東大學	13	
台北師院	11	
中山大學	10	

台灣自然史、現代文學理論、台灣母語書寫及習作、台灣古典散文、台灣古典詩、台灣小說史、台灣新詩史、台灣散文史、台灣文學選讀（台灣名家小說選、台灣古典詩選、台灣現代詩選、台灣散文選、日治時代台灣小說選、現當代台灣小說選）、原住民文學、客家文學、台灣鄉土文化及語言課程選讀（台灣俗語與歌謠、台灣民間文學、鄉土教材與教法、台灣傳統戲曲）等等。

這些選項，連同傳統的中國文學文化相關課程，至少須修習共44學分，已經接近平分秋色的境界。本案業經靜宜大學中文系、台文系2003年共同提案，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實施在案，並已報由校長經大學校長會議提請教育部核備。

當我們考察上述情況，可獲如下三項推論：

- 一、自今以往，要成為「國文」教師或「國語文領域」教師，不必然要是國文系、中文系、語教系畢業的學生；
- 二、未來的科目名稱或教師歸類，可能未必仍舊稱為「國文」與「國文教師」；
- 三、國語文師資培育的課程，不但稍獲鬆綁而有了更大的選修空間，而且「台灣文學」的崛起，已然改變了此科「師資」的實質涵養。

十一、雙學位、輔系、學程及在職進修

除了上文論及的之外，由於近年有了「台灣文學系所」，自然依例漸漸產生「雙修」、「輔系」、「在職碩士專班」等效應，以及由「中文所」「國文所」透過學位論文題目領域抉擇，而培養出「台文碩士」、「台文博士」等的隱性文學教育生態效應，這些尙待另做觀察。

十二、結語

本文於「台灣文學年鑑」內，屬首次專題論述，故前段稍做文獻回顧與問題呈現之要領。至於針對2003年，則所述端在後段關切之兩個面向：一、大學「台灣文學」課程、師資的考察；二、大學培育中、小學國語文師資「養成教育」內容的變更及其影響。

由這兩個重點面向觀察所得，並可見出「台灣文學」在大學校院穩定成長之趨勢，此誠為2003年「台灣文學」教育生態及教學功能最值得留意的特徵和意義。

至於「台灣文學」生態的其他面向，仍值得繼續研究考察。